



古鏡記

唐宋小說精選

汪辟疆編

神州國光社



古鏡記

目次

古鏡記	一
補汪總白猿傳	一九
枕中記	二五
任氏傳	三五
離魂記	四三
柳氏傳	四七
李章武傳	五五
柳毅	六五
霍小玉傳	八九
南柯太守傳	〇一
謝小娥傳	一三
廬江馮媼傳	二一
李娃傳	二三
三夢記	三五
東城老父傳	四三

古鏡記

王度撰

據太平廣記校錄

用太平御覽校補

隋汾陰侯生，天下奇士也。王度常以師禮事之。臨終，贈度以古鏡，曰：「持此則百邪遠人。」度受而寶之。鏡橫徑八寸，鼻作麒麟蹲伏之象，遠鼻列四方，龜龍鳳虎，依方陳布。四方外又設八卦，卦外置十二辰位，而具畜焉。辰畜之外，又置二十四字，周遶輪廓，文體似隸，點畫無缺，而非字書所有也。侯生云：「二十四氣之象形。」承日照之，則背上文畫墨入影內，纖毫無失。舉而扣之，清音徐引，竟日方絕。嗟乎！此則非凡鏡之所同也。宜其見賞高賢，自稱靈物。侯生常云：「昔者吾聞黃帝鑄十五鏡，其第一橫徑一尺五寸，法滿月之數也。以其相差各校一寸，此第八鏡也。」雖歲祀攸遠，圖書寂寞，而高人所述，不可誣矣。昔楊氏納環，累世延慶；張公喪劍，其身亦終。今度遭世擾攘，居常鬱快，王室如燬，生涯何地，寶鏡復去，哀哉！

今其異跡，列之於後，數千載之下，倘有得者，知其所由耳。大業七年五月，度自御史罷歸河東，適遇侯生卒，而得此鏡。至其年六月，度歸長安，至長樂坡，宿於主人程雒家。雒新受寄一婢，頗甚端麗，名曰鸚鵡。度既稅駕，將整冠履，引鏡自照。鸚鵡遙見，即便叩首流血，云：「不敢住。」度因召主人問其故。雒云：「兩月前，有一客攜此婢從東來。時婢病甚，容便寄留，云：『還日常取。』比不復來，不知其婢由也。」度疑精魅，引鏡逼之，便云：「乞命，即變形。」度即掩鏡，曰：「汝先自斂，然後變形，當捨汝命。」婢再拜自陳云：「某是華山府君廟前長松下千歲老狸，久行變惑，罪合至死，遂爲府君捕逐，逃於河渭之間，爲下邳陳思恭義女，思恭妻鄭氏，（五字據太平御覽九百十二補。）蒙養甚厚，嫁鸚鵡與同鄉人柴華。鸚鵡與華意不相愜，逃而東，出韓城縣，爲行人李无傲所執。无傲，蠶暴丈夫也，遂刼（原作將，據御覽改）鸚鵡游行數歲，昨隨至此，忽爾見留。不意遭逢天鏡，隱形無路。」度又謂曰：「汝本老狐，變形爲人，豈不害人也？」婢曰：「變形事人，非有害也。但逃匿幻惑，神道所惡，自當至死耳。」度又謂曰：「欲捨汝，可乎？」鸚鵡曰：「辱公厚賜，豈敢忘德。然天鏡一照，不可逃形。但久爲

人形，羞復故體。願緘於匣，許盡醉而終。」度又謂曰：「緘鏡於匣，汝不逃乎？」鸚鵡笑曰：「公適有美言，尚許相捨。緘鏡而走，豈不終恩？但天鏡一臨，竄跡無路，惟希數刻之命，以盡一生之歡耳。」度登時爲匣鏡，又爲致酒，悉召雄家鄰里，與宴諠。婢頃大醉，奮衣起舞，而歌曰：「寶鏡寶鏡！哀哉予命！自我離形，於今幾姓？生雖可樂，死必不傷。何爲眷戀，守此一方！」歌訖，再拜，化爲老狸而死。一座驚歎。大業八年四月一日，太陽虧。度時在臺直，晝臥廡閣，覺日漸昏。諸吏告度以日蝕甚，整衣時，引鏡出，自覺鏡亦昏昧，無復光色。度以寶鏡之作，合於陰陽光景之妙，不然，豈合以太陽失曜而寶鏡亦無光乎？歎怪未已。俄而光彩出，日亦漸明。比及日復，鏡亦精朗如故。自此之後，每月月薄蝕，鏡亦昏昧。其年八月十五日，友人薛俠者，獲一銅劍，長四尺，劍連於靶，靶盤龍鳳之狀，左文如火，右文如水波，先彩灼爍，非常物也。俠持過度，曰：「此劍俠常試之，每月十五日，天地清朗，置之暗室，自然有光，傍照數丈。俠持之有日月矣。明公好奇愛古，如飢如渴，願與君今夕一試。」度喜甚。其夜果遇天地清霽，密閉一室，無復脫隙，與俠同宿。度亦出寶鏡，置於座側，俄而鏡上吐光，明照一室，相視如晝。劍橫

其側無復光彩。使人驚曰：「請內鏡於匣。」度從其言，然後劍乃吐光，不過一二尺耳。俠撫劍歎曰：「天下神物，亦有相伏之理也。」是後每至月望，則出鏡於暗室，光嘗照數丈。若月影入室，則無光也。豈太陽太陰之耀，不可敵也乎？其年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欲爲蘇綽立傳。度家有奴曰豹生，年七十矣。本蘇氏部曲，頗涉史傳，略解屬文，見度傳草，因悲不自勝。度問其故，謂度曰：「豹生常受蘇公厚遇，今見蘇公言驗，是以悲耳。郎君所有寶鏡，是蘇公友人河南苗季子所遺蘇公者。蘇公愛之甚。蘇公臨亡之歲，戚戚不樂，常召苗生謂曰：『白度死日不久，不知此鏡當人誰手？今欲以善筮一卦，先生幸觀之也。』」便顧豹生取筮，蘇公自撰布卦卦訖，蘇公曰：「我死十餘年，我家當失此鏡，不知所在。然天地神物，動靜有徵。今河汾之間，往往有寶氣，與卦兆相合，鏡其往彼乎？」季子曰：「亦爲人所得乎？」蘇公又詳其卦云：「先入侯家，復歸王氏。過此以往，莫知所之也。」豹生言訖涕泣。度問蘇氏，果云舊有此鏡，蘇公薨後，亦失所在，如豹生之言。故度爲蘇公傳，亦具言其事於末篇。論蘇公善筮絕倫，然而獨用，謂此也。大業九年正月朔日，有一胡僧，行乞而至度家。弟勸出見之，覺其神彩

不俗，更邀入室，而爲具食，坐語良久。胡僧謂勸曰：「檀越家似有絕世寶鏡也，可得見耶？」勸曰：「法師何以得知之？」僧曰：「貧道受明錄祕術，頗識寶氣。檀越宅上，每日常有碧光，連日絳氣，屬月，此寶鏡氣也。貧道見之兩年矣。今擇良日，故欲一觀。」勸出之。僧跪捧欣躍，又謂勸曰：「此鏡有數種靈相，皆當未見。但以金管塗之，珠粉拭之，舉以照日，必影徹牆壁。」僧又歎息曰：「史作法試，應照見腑臟，所恨卒無藥耳。但以金煙薰之，玉水洗之，復以金管珠粉如法拭之，滅之泥中，亦不晦矣。」遂留金煙玉水等法，行之，無不獲驗。而胡僧遂不復見。其年秋，度出兼芮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後令至，皆祠謁此樹，否則殃禍立及也。度以爲妖，由人與，淫祀宜絕。縣吏皆叩頭請度，度不得已，爲之以祀。然陰念此樹常有精魅所託，人不能除，養成其勢。乃密縣此鏡於樹之間。其役二鼓許，聞其廳前磊落有聲，若雷霆者。遂起視之，則風雨晦冥，繚繞此樹，電光晃耀，忽上忽下。至明，有一大蛇，紫鱗赤尾，綠頭白角，額上有上字，身被數創，死於樹。度便下收鏡，命吏出蛇，焚於縣門外。仍掘樹，樹心有一穴，於地漸大，有巨蛇蟠泊之跡。旣而攻之，妖怪遂絕。其年冬，度以御史帶

芮城令持節河北道。開倉糴賑給陝東。時天下大飢，百姓疾病，滯陝之間，癘疫尤甚。有河北人張龍駒，爲度卜小吏，其家良賤數十口，一時遇疾。度憫之，赍此入其家，龍駒持鏡夜照。諸病者見鏡，皆驚起，云：「見龍駒持一月來相照，光陰所及，如冰著體，冷徹腑臟。」即時熱定，至晚並愈。以爲無害於鏡，而所濟于衆，令密持此鏡，遍巡百姓。其夜，鏡於匣中，冷然自鳴，聲甚微遠，良久乃止。度心獨怪。明早，龍駒來請，度曰：「龍駒，昨忽夢一人，龍頭蛇身，朱冠紫服，謂龍駒：我即鏡精也，名曰紫珍。常有德於君家，故來相託。爲我謝王公，百姓有罪，天與之疾，奈何使我反天救物！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度感其靈怪，因此誌之。至後月，病果漸愈，如其言也。大業十年，度弟勳自六合丞棄官歸，又將遍遊山水，以爲長往之策。度止之曰：「今天下向亂，盜賊充斥，欲安之乎？且吾與汝同氣，未嘗遠別。此行也，似將高蹈。昔尚子平遊五嶽，不知所之。汝若追踵前賢，吾所不堪也。」便涕泣對勸。勸曰：「意已決矣，必不可留。兄今之達人，當無所不體。」孔子曰：「匹夫、奪其志矣。」人生百年，忽同過隙，得情則樂，失志則悲，安遂其欲，聖人之義也。度不得已，與之決別。勸曰：「此別也，亦有所求。兄所

寶鏡，非塵俗物也。勸將抗志雲路，棲蹤煙霞，欲兄以此爲贈。」度曰：「吾何惜於汝也。」即以與之。勸侍鏡，遂行，不言所適。至大業十三年夏六月，始歸長安，以鏡歸。謂度曰：「此鏡真寶物也！辭兄之後，先遊嵩山少室，降石梁，坐玉壇。屬日暮，遇一嵌巖，有一石堂，可容三五人，勸棲息止焉。月夜二更後，有兩人一貌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一面闊，白鬚，眉長，黑而矮，稱毛生。謂勸曰：「何人斯居也？」勸曰：「尋幽探穴訪奇者。」二人坐與勸談久，往往有異義出於言外。勸疑其精怪，引手潛後，開匣取鏡，鏡光出，而二人失聲俯伏。矮者化爲龜，胡者化爲猿。懸鏡至曉，二身俱殞。脞身帶綠毛，猿身帶白毛。卽入箕山，渡潁水，歷太和，視玉井。井傍有池，水湛然綠色。問樵夫曰：「此靈湫耳。村閭每八節祭之，以祈福祐。若一祭有闕，卽池水出黑雲，大雹浸堤壞阜。」勸引鏡照之，池水沸湧，有雷如震。忽爾池水騰出池中，不遺涓滴。可行二百餘步，水落於地。有一魚，可長丈餘，鱗細大於臂，首紅額白，身作青黃間色，無鱗有涎，龍形蛇角，嘴尖，狀如鱒魚，動而有光，在於泥水，困而不能遠去。勸謂鮫也，失水而無能爲耳。刃而爲炙，甚甘，有味，以充數朝口腹。遂出於宋汴。汴主人張珂家有女子十患，入夜，哀痛之。

聲，實不堪忍。勸問其故，病來已經年歲，白日即安，夜常如此。勸停一宿，及聞女子聲，遂開鏡照之。病者曰：「戴冠郎被殺！」其病者牀下，有大雄雞，死矣。乃是主人七八歲老雞也。游江南，將渡廣陵揚子江，忽暗雲覆水，黑風波湧，舟子失容，慮有覆沒。勸攜鏡上舟，照江中數步，明朗徹底，風雲四斂，波濤遂息。須臾之間，達濟天塹。躋攝山麴芳嶺，或攀絕頂，或入深洞，逢其羣鳥環人而噪，數熊當路而蹲，以鏡揮之，熊鳥奔駭。是時利涉浙江，遇潮出海，濤聲振吼，數百里而聞。舟人曰：「濤既近，未可渡南。若不迴舟，吾輩必葬魚腹。」勸出鏡照江，波不進，屹如雲立。四面江水豁開五十餘步，水漸清淺，鼃鼃散止。舉帆翩翩，直入南浦。然後却視，濤波洪湧，高數十丈，而至所渡之所也。遂登天台，周覽洞壑。夜行佩之山谷，去身百步，四面光微，纖微皆見，林間宿鳥驚而亂飛。還履會稽，逢異人張始鸞，授勸周牌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與陳永同歸。更游豫章，見道士許藏秘，云是旌陽七代孫，有咒登刀履火之術。說妖怪之次，更言豐城縣倉督李敬慎家有三女，遭魘病，人莫能識。藏祕療之無效。勸故人曰：趙丹有才器，任豐城縣尉。勸因過之。丹命祇承人指勸停處。勸謂曰：「欲得倉督李敬慎家居止。」

丹違命敬爲主，禮勸因問其故。敬曰：「三女同居堂內閣子，每至日晚，卽覩粧銜服。黃昏後，卽歸所居閣子，滅燈燭。聽之，竊與人言笑聲。及至曉眠，非喚不覺。日日漸瘦，不能下食。刺之不令粧梳，卽欲自縊投井。無奈之何。」勸謂敬曰：「引示閣子之處。」其閣東有窗，恐其門閉固而難啓，遂晝日先刻斷窗樑四條，卽以物支柱之，如舊。至日暮，敬報勸曰：「粧梳入閣矣。」至一更，聽之言笑自然。勸拔窗樑子，持鏡入閣照之。三女叫云：「殺我婿也！」初不見一物。懸鏡至明，有一鼠狼，首尾一尺三四寸，身無毛齒；有一老鼠，亦無毛齒，其肥大可重五斤；又有守宮，大如人手，身披鱗甲，煥爛五色，頭上有兩角，長可半寸，尾長五寸已上，尾頭一寸色白，並於壁孔前死矣。從此疾愈。其後尋真至廬山，婆婆數月，或棲息長林，或露宿草莽，虎豹接尾，豺狼連跡，舉鏡視之，莫不竄伏。廬山處士蘇賓，奇識之士也，洞明易道，藏往知來，謂勸曰：「天下神物，必不久居人間。今宇宙喪亂，他鄉未必可止，吾子此鏡尙在，足下衛，幸速歸家鄉也。」勸然其言，卽時北歸。便遊河北，夜夢鏡謂勸曰：「我蒙卿兄厚禮，今當捨人問遠去，欲得一別，卿請早歸長安也。」勸夢中許之。及曉，獨居思之，恍恍發悸，卽時西首秦

路。今既見兄，勸不負諾矣。終恐此靈物亦非兄所有。數月，勸還河東。大業十三年七月十五日，匣中悲鳴，其聲纖遠，俄而漸大，若龍虎咆吼，良久乃定。開匣視之，卽失鏡矣。

按此文原載異聞集，太平廣記二百三十採之，而改題王度。太平御覽九百十二引其程雄家婢一段，而題作隋王度古鏡記。明刻五朝小說遂本之，以入六朝小說，不題唐人，故說蒼亦未收。惟文苑英華七百三十七顧况戴氏廣異記序乃謂：「國朝燕公梁四公記，唐臨冥報記，王度古鏡記，孔慎言神怪志，趙自勣定命錄，至如李庚，成張孝舉之徒，互相傳說。」云云。則是此文，事雖出隋代，記則實入唐初。證以顧况所言，當可信也。作者王度，兩唐書不詳其生平。文中既自稱大業七年五月，自御史罷歸河東。六月，歸長安。八年四月，在臺。冬，兼著作郎，奉詔撰國史。後又云。大業十年，度弟勣自六合丞乘官歸，將遍游山水。是度固嘗爲著作郎，修國史，而弟勣則嘗爲官六合丞矣。舊唐書（一九二）隱逸傳云：「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隋大業中應

孝悌廉潔舉，授揚州六合縣丞，非其所好，棄官還鄉里。」新唐書（一九六）隱逸傳亦云：「績舉孝悌廉潔，不樂在朝，求爲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大亂，因劾遂解去，嘆曰：『網羅在天下，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末云：「初，兄凝爲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據此，頗疑王勣當爲王績之誤。度或爲凝之改名，因績嘗罷六合縣丞，而凝且以著作郎撰隋書未成，皆與本文所稱昭合也。惟小說事既憑虛，撰人尤多假託。晉宋以來，此風大暢。姑存其說可也。至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類書類，有古鏡記一卷。晁比云：「右書未詳撰人，纂古鏡故事。」舊鈔衛本鏡本作今，其云古今故事者，蓋取以古爲鏡之義。晁氏故取之，以入類書，自當別爲一書，不能據後人誤改而強爲牽合也。

又按古今小說紀鏡異者，此爲大觀矣。其事有無，姑勿論。即觀其侈陳靈異，辭旨詭譎，後人摹擬，汗流莫反。上承六朝志怪之餘風，下開有唐藻麗之新體。洵唐人小說之開山也。唐人記鏡異者，尙有數事，雖不必同出一源，而辭皆可旣。酌錄數則，以存

互勘。

異聞集李守秦一則云：唐天寶三載五月十五日，揚州進水心鏡一面，縱橫九寸，青瑩耀日，背有盤龍，長三尺四寸五分，勢如生動。玄宗覽而異之。進鏡官揚州參軍李守秦曰：「鑄鏡時，有一老人，自稱姓龍名護，鬚髮皓白，眉如絲垂下至肩，衣白衫。有小童相隨，年十歲，衣黑衣，龍護呼爲玄冥。以五月朔，忽來，神采有異，人莫之識。謂鏡匠呂暉曰：「老人家住近，聞少年鑄鏡，暫寓此。老人解造真龍，欲爲少年制之，頗將愜于帝意。」遂令玄冥入爐所，扇閉戶牖，令人不到。經三日三夜，門左洞開。呂暉等二十人于院內搜覓，失龍護及玄冥所在。鏡爐前獲素書一紙，文字小隸，云：「鏡龍長三尺四寸五分，法三才，象四氣，稟五行也。縱橫九寸，類九州分野。鏡鼻如明月珠焉。開元皇帝聖通神靈，吾遂降祉。斯鏡可以辟邪，鑿萬物，秦始皇之鏡，無以加焉。」歌曰：「盤龍盤龍隱於鏡中，分野有象，變化無窮。興雲吐霧，行雨生風。上清仙子，來獻聖聰。」呂暉等遂移鏡爐，置船中。以五月五日午時，乃于揚子江鑄之。未鑄前，

天地清謐，興造之際，左右江水，忽高三十餘尺，如雪山浮江。又聞龍吟，如笙簧之聲，達於數十里。稽諸古老，自鑄鏡以來，未有如斯之異也。」帝詔有司別掌此鏡。至天寶七載，秦中大旱，自三月不雨至六月，帝親幸龍堂，祈之，不應。問昊天觀道士葉法善曰：「朕敬事神靈，以安百姓，今亢陽如此，朕甚憂之。親臨祈禱，不雨，何也？卿見真龍否乎？」對曰：「臣亦曾見真龍。臣聞畫龍，四肢骨節，一處得似真龍，卽便有感應。用以祈禱，則雨立降。所以未靈驗者，或不類真龍耳。」帝卽詔中使孫知古引法善于內庫徧視之，忽見此鏡，遂還奏曰：「此鏡龍真龍也。」帝幸凝陰殿，并召法善祈鏡龍。頃刻間，見殿棟有白氣兩道，下近鏡龍。龍鼻亦有白氣，上近梁棟。須臾，充滿殿庭，徧散城內，甘雨大澍。凡七日而止。秦中大熟。帝詔集賢待詔吳道子圖寫鏡龍，以賜法善。（太平廣記二百三十一引）

博異志敬元頊一則云：大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修詞未成，乃攜此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

無所懼。仲躬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怪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而溺死。井水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開乃窺於井上，忽見水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飾，以目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魂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旦，有一人扣門，云：『敏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紛，乃當時耳。仲躬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陽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故爲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以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會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非所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勸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

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洗淨安甌中，焚香以潔之。斯乃敬元穎也。一更後，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設拜。謂仲躬曰：「謝以生成之恩，煦衣濁水泥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苦所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僦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遽留之。問曰：「汝以紅綠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訖，卽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消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